

穿越时空的百年情思 ——浅析阿赫玛托娃诗歌《黝黑的少年在林荫道上徘徊》

陆秋羽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国语学院俄语系，北京市，100191

摘要：安娜·安德烈耶夫娜·阿赫玛托娃是阿克梅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她的诗歌具有雕塑感、绘画感和唯美感的特点。本文试从人物形象、景物描写和创作手法的角度对诗歌《黝黑的少年在林荫道上徘徊》进行分析，从而揭示阿赫玛托娃诗歌创作特色。

关键词：阿赫玛托娃；诗歌特色；阿克梅派

中图分类号：I1 **文献标识码：**A

引言

安娜·安德烈耶夫娜·阿赫玛托娃（Анна Андреевна Ахматова, 1889-1966）被誉为“俄罗斯诗歌的月亮”。作为阿克梅派的代表人物，她的诗歌充分体现了这一流派的创作原则及特点：强调清晰明快，以简洁明朗的语言进行创作，力求表现生活、感受乃至语言方面的原始性、物象性和唯美性。《黝黑的少年在林荫道上徘徊》这首诗就充分体现了诗人的这些创作特点。该诗写于1911年，是组诗《在皇村》的第三首。阿赫玛托娃和皇村以及普希金有着很深的缘分：刚满一岁就搬到彼得堡近郊皇村居住，在皇村中学读书，初展文学才华，直到16岁才离开这里。相似的经历更使她对普希金崇拜、着迷。因此，当她重新踏上皇村的土地，定会百感交集，一花一草都能勾起她童年、少女时期的回忆，对普希金的怀念珍爱之情油然而生。

Смуглый отрок бродил по аллеям,
У озёрных грустил берегов,
И столетие мы лелеем
Еле слышный шелест шагов.
Иглы сосен густо и колко
Устилают низкие пни...
Здесь лежала его треуголка
И растрёпанный том Парни.
1911

黝黑的少年在林荫道上徘徊，
就在那幽僻静谧的湖畔沉吟，
一百年来我们始终珍视念怀
那依稀可闻的脚步窸窣声音。
锋利刺人的松针密密麻麻地
层层叠叠铺满了低矮的树桩……

这里曾经放过他的三角帽子
以及翻烂的帕尔尼诗集一卷。

1911

1 人物的雕塑感

全诗并没有提及普希金的名字，但却处处暗示着本诗的主人公就是普希金。

首先，第一行第一个词“смуглый”点出了普希金的外貌特征。这是因为普希金有着黑人血统：他的曾祖父是阿比西尼亚（今埃塞俄比亚）的黑人小王子，彼得大帝的教子。俄国文豪屠格涅夫也如是描述普希金的外貌：“黝黑的、不大的脸庞，他像非洲人那样的嘴唇，露出的洁白的大牙……”（屠格涅夫 2000：499），原文如下：“смуглое, небольшое лицо, его африканские губы, оскал белых, крупных зубов...”（Тургенев 1880：12）。值得注意的是，此处屠格涅夫也用了“смуглый”一词。因此，诗人阿赫玛托娃正是巧妙地通过这一典型特征将普希金的形象呈现出来。第二个词“отрок”义同“подросток”，指 11-15 岁的少年，进一步指明了普希金的年龄特征（与第三行的“столетие”相呼应）。“отрок”属于旧词，一方面再现历史，表现出特殊的（百年前）年代感；另一方面用崇高语体表达对普希金的敬仰之情。接下来的“бродил”（徘徊）一词乍一看与“отрок”相互矛盾，因为少年总是天真无邪的形象，“不知愁滋味”；而徘徊沉思的往往是诗人、作家、学者、思想家等等。但前面我们已然推断出主人公是普希金，所以一切矛盾又化解了：他不是普通的少年，他是一个年仅 12 岁就跑到静谧湖畔徘徊沉思的天才少年。

第二行“У озёрных грустил берегов”其实并不是最初的版本。1958 年诗人将原诗行中的形容词“глухих”（静谧的）改为动词“грустил”（忧愁）。首先，选择“глухой”（耳聋的）是因为它在程度上要比“тихий”（安静）更深，可感性较强。但毕竟“глухой”只是强调地点的偏僻、幽静，而“грустить”则偏重描写主人公的心理刻画，且一、二句两个动词对仗更为工整，音律感十足。

最后两行提到了两件普希金的物品：一顶三角帽子和一卷翻烂的帕尔尼诗集。当时由于拿破仑军事力量强大，俄国普遍崇尚法国制度，因此皇村中学的学生制服效仿拿破仑的军队制服，头饰便是三角帽。与此同时，普希金深受法国教育的影响，非常喜欢，法国浪漫主义诗人帕尔尼，所以这本诗集被他翻得破烂。

整首诗首尾呼应。抓住普希金的外貌、性格特点进行描绘。诗人调动了我们所有的感官，整个构图逻辑由远及近，诗人的形象在读者面前逐渐清晰。“在人物的描绘方面，他们往往以简洁有力的笔触，塑造具有雕塑感的形象……如阿赫玛托娃笔下的皇村时期的普希金形象、马雅可夫斯基等”（曾思艺 2004：285）。“смуглый”“отрок”“бродил”“грустил”“треуголка”“растрёпанный том Парни”仅用寥寥数词，就将普希金的外貌特征、性格特点描绘得淋漓尽致，少年普希金的形象跃然纸上：皮肤黝黑，头戴三角帽，手持一本破旧的帕尔尼诗集，在人迹罕至的静谧湖畔沉吟徘徊……即便相隔了一百年，少年普希金的形象在诗人的脑海中却那样清晰，这样的形象从何而来呢？

为纪念普希金诞辰百年，1900 年雕塑家 Р.Р.Бах 于皇村中学花园的中心广场上雕刻了一座后来闻名于世的普希金纪念像（Памятник Пушкину-лицеисту）。这便是诗人笔下少年普希金形象的原型。不难想象，1911 年 10 月深秋，当诗人阿赫玛托娃走进皇村中学花园，无数回忆喷涌而至，思绪万千。这时一尊雕像映入眼帘：少年普希金身着皇村中学制服，斜坐在长椅上，一手枕着头陷入沉思。诗人触景生情，仿佛看到了少年普希金当年在这里读书、思考的身影，于是追随着他的脚步，写下如此灵动的诗篇。

纵观全诗，不免提出一个疑问：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少年普希金“满面愁容”，连三角帽和最喜爱的诗集都撇到一旁，独自在人烟稀少的小路上“徘徊”沉吟？根据前面的分析，

可以做出两种大胆的猜想：首先他在思念亲人、想念故乡。前面提到，皇村中学实行的是拿破仑时期法国式的军事教育，因此学生7年不能回家，这对12岁第一次远离家乡的少年来说是何等的煎熬。又时逢深秋，多愁善感的季节，对家人故乡压抑的思念就如同铺天盖地的落叶般喷涌而出，怎能不惆怅惘然？其次，天才都是孤独的，有着异于常人的才华和心智。在这里普希金受到良好的教育，并深受西方进步思想及浪漫主义文学的影响，所以小小年纪便开始思考问题、思考社会和人生。

2 景物的绘画感

第三行“столетие”(百年)与诗人创作时间1911年相结合可推出一个世纪前所发生事情：1811年，皇村中学成立，年仅12岁的普希金(1799-1811)成为第一批学生。在皇村度过的六年时光在普希金的生活和创作中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接下来的“лелеять”(珍爱，疼爱)属于崇高诗歌用词，虽与“беречь”同义，但更能表达出俄罗斯人民对普希金的深爱与崇敬之情。

下一行的“еле”(依稀)恰好与“столетие”对应，“那依稀可闻的脚步窸窣声音”，这样更合乎逻辑。我们来看诗人的创作时间为俄历的9月24日，相当于10月份，正值深秋，而“шелест”(沙沙声)一词恰好暗示着时值秋季，这也与第二节前两句的景色描写相呼应：“锋利刺人的松针密密麻麻地/层层叠叠铺满了低矮的树桩……”该描写正体现了阿克梅派的特点之一：注重诗歌的造型功能，此处指的是形象的绘画感。与象征主义的“音乐性”不同，“阿克梅主义则更强调诗歌的‘绘画性’……阿赫玛托娃微妙的‘细节’处理，都有很重的画面感。”(刘文飞 1996: 45)的确，一串省略号引起我们无限的遐想，脑海中自然而然地浮现出一幅画面：秋意正浓，万物凋零，漫天黄叶，层林尽染。松针随风悠悠飘落，落在树桩上、落在林荫道上、河边小路上、湖面上……忽然传来一阵窸窣窸窣的脚步声——那是年少的普希金正踏着厚厚的落叶向我们缓缓走来……这两句诗不禁使人想起杜甫的名句：“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前一句与本诗的秋景描写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同时又都寄托着浓浓的愁思。

诗人还通过动词的时态变化来体现时空的变幻、画面的动感。短短八行诗，诗人先用两个未完成体动词过去时“бродил”“грустил”将读者带回一百年前，看少年普希金在林荫道上徘徊的身影；第三、四行突然话锋，用未完成体动词现在时“лелеяем”又把我们拉回现实，只能依稀捕捉到少年诗人的窸窣脚步声；接下来的两行依旧用未完成体动词现在时“устылают”描写现在的景色，但一串省略号又引人遐想：一百年前的现在，不也是一个万物凋零的秋天？果然，最后两行紧跟思绪，一下子飘回到过去，未完成体动词过去时“лежала”表示这儿可能曾经放着他书帽。这样就形成了过去-现在-过去的时空交错感，普希金和阿赫玛托娃如同身处两个平行时空，他们的身影在我们的眼前时而模糊却又不重合——就像电影创作中经常运用到的“闪回”镜头，产生蒙太奇效果。如此形象的绘画感也从侧面反映出，阿赫玛托娃作为阿克梅派代表诗人在诗歌的造型功能方面的确倾注了不少心血，同时也获得了非凡的成效。

3 语言的唯美感

阿克梅派诗人尤其注重诗歌的形式美。古米廖夫在其著名论文《读者》中提出：“德拉克洛瓦说过：‘应当坚持不懈地钻研自己这门艺术的技巧，以便在创作的时候不去想它。’……诗，像雅典娜从宙斯的头颅里生出来一样，从诗人的灵魂里出现后成为一个特殊的机体。而且像任何有生命机体一样，它拥有自己的解剖学和生理学”，包括词的组合及互相补充所构成的“诗的肉”、“诗的骨骼”和“结构”，而诗的音响（节奏、旋律、元辅音搭配），则构成周流于诗的血管之中的血液。(彭燕郊 1989: 344-347)因此，阿克梅派诗歌的艺术形式大多“布局严整，结构精谨，技巧有力，同时也十分注重创新，在诗歌语言方面，尤其

重视锤炼，强调力度……带有相当鲜明的唯美色彩。”（曾思艺 2004：287）

在本诗中，诗人对语言、选词的锤炼相当讲究。首先，诗人曾多次修改过这首诗中的用词。在第二本诗集《念珠》（1914）中，阿赫玛托娃将“елей”（柏树）一词改为“сосен”（松树），把“разорванный”（撕破的）一词改为“растрёпанный”（翻烂的）；以及我们前面提到的，1958年她把形容词“глухих”（静谧）改为动词“грустил”（忧愁）。这样对词语的反复修改不禁让人联想到中国古代贾岛“推敲”之典故。

上文提到，象征主义强调诗歌的“音乐性”，而阿克梅派强调的是诗歌的“绘画性”。但每一个流派都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发展成熟的，因此在1911年，即在阿克梅派形成的初期阶段，诗人不可避免地没能完全摆脱象征主义所追求的“音乐性”，在诗的音律上做了巧妙的构思：语音重叠。具体为辅音重叠，旨在增强诗的节奏感。不难发现，诗中对过去的描写时使用了大量的辅音“р”：“отрок”“бродил”“озёрных”“грустил”“треуголка”“растрёпанный”“Парни”；而描写现在的时候则使用了辅音“л”：“столетие”“лелеем”“еле”“слышный”“шелест”“иглы”“колко”“устилают”。从发音的观点来看，“р”音在发声时受到阻碍，是俄语里面比较难发的一个音，这正对应着过去情景的模糊、不完整、不清晰；与此同时，“р”是个华丽音，起装饰作用，对它的频繁使用可起到补充过去情境的作用，使其更加完整、丰富。而“л”音就比较容易发声，它恰好代表着现在的景物是眼前的、可观可感的。此外，这两个对应音使整首诗语言流畅，富于音乐性，读起来朗朗上口。

4 结论

综合来看，首先这首诗充分展现出诗人的创作艺术风格，反映了阿克梅主义的特点：语言简洁、情感细腻、形象的绘画感与人物的雕塑感与节奏韵律的唯美性（韵脚搭配：ABAB CDCD，韵脚分别为：А-лес/ям；В-гов；С-к/голка；D-ни）；其次，它集中体现了她的普希金情结。正是这份纯粹的崇敬与热爱，支撑着她在诗歌被禁时期开始潜心研究普希金的作品；正是这份炽热的敬爱与眷恋脱离开书页笔墨、穿越长长的时空，淋漓尽致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参考文献

- [1] 刘文飞. 二十世纪俄语诗史[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
- [2] 屠格涅夫. 屠格涅夫全集(第11卷)[M]. 张捷译.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 [3] 现代世界诗坛（第2辑）[M]. 彭燕郊主编.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
- [4] 曾思艺. 俄国白银时代现代主义诗歌研究[M].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
- [5] Тургенев И.С. Сочинения И.С. Тургенева, т.1[M]. Москва：Наследники Братьев Салаёвых, 1880

—Analysis of Akhmatova's Poem " *The Swarthy Lad Wandered along
the Avenues*"

Lu Qiuyu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Beiha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191

Abstract: Anna Andreevna Akhmatova is one of the representative Acmeists. In her poetry there are sculptural, painting and aesthetic senses. This article analyzes Akhmatova's "The Swarthy Lad Wandered along the Avenu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aracters, scenery description and artistic skills so as to uncover the artistic features of her poetry.

Keywords: Akhmatova; Artistic features of poems; Acmeism